

[日] 小川三夫 口述 [日] 盐野米松 整理 杨希 译



传技
育人
统率百工

讲述
宫殿木匠
的故事

栋梁

清华大学出版社

栋梁

〔日〕小川三夫 口述

〔日〕盐野米松 整理

杨希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360

TORYO Waza wo tsutae, hito wo sodateru by OGAWA Mitsuo, composed by SHIONO Yonematsu

Copyright ©2008 by OGAWA Mitsuo, SHIONO Yonemats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OGAWA Mitsuo and SHIONO Yonematsu,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PRC.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栋梁 / (日) 小川三夫口述 ; (日) 盐野米松整理 ; 杨希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02-40548-1

I. ①栋… II. ①小… ②盐… ③杨… III. ①小川三夫 - 生平事迹 IV. ①K833.1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7494号

责任编辑：冯 乐

封面设计：谢晓翠

版式设计：彩奇风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7.125

字 数：132千字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产品编号：057381-01

前 言

我的师父西冈常一是法隆寺的“栋梁”木匠^①。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我拜他为师，此后近四十年，我一直从事宫殿木匠的工作。

^① 所谓“栋梁”木匠，是指技术高超的木工匠人，通常为一个工匠队伍的领头者。——译者注

去年，即平成十九年（2007年），我年满六十，步入花甲。借此契机，我将自己一手经营的斑鸠工房交给了年轻人。

我这样做并非因为自己已上了年纪。

当年，我初拜西冈先生为师时，师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师父在这样的年纪，不仅收我为内弟子，而且此后以栋梁的身份陆续主持完成了法轮寺三重塔、一些学术模型，以及药师寺的金堂、西塔、中门、三藏院、回廊的建造工作。从这一点来看，人到六十并不意味着必须隐退。

虽说在施工现场推刨动凿等体力工作不适于高龄者，但是“栋梁”这个角色并不承担此类体力劳作，所以这方面的担心就显得不必要了。

我在斑鸠工房的经营中一直将学徒的数量控制在三十名左右。就是凭借这有限的劳力，在这十几年里我们建造了上百座佛堂寺塔等建筑。在此期间，弟子们入徒、出徒，前前后后有百余人在工房工作过。

斑鸠工房设立的目的我会在书中讲到，即培养弟子掌握传统技艺，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采取的方法与我做学徒时西冈师父所采取的方法相同，即与弟子们于工房中同吃、同住，一同上工，入夜一同打磨工具。

师徒间技艺的传授并非易事。

因为技艺和感觉是难以凭借语言来表达的。

虽然我在书中已详细地阐释这一点，但是对于那些一直依赖语言、数字、数据、影像等媒介学习知识的年轻人而言，理解起来并不容易。

学校里的老师们利用教科书和黑板开展教学。

孩子们将这种受教方式视作理所当然。

他们认为，只要是老师教过的便自会懂得，若是老师没有教过的便理应不知道。

在初中、高中，只要度过一年就可自然升入下一个年级，只要经过三年便可毕业，因为学校是有学制期限的。

学校默认所有学生拥有相同的能力，因而可采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期限内学习。

只要取得规定的最低分数即可升级。

并且为取得最低分数是有捷径和诀窍可循的。

不仅在学校，甚至在私塾、预备学校或在家庭教师那里，学生得到的也是同样的教育。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以上种种思维方式对师徒之间技艺与感

觉的传承构成了障碍。至少对于习惯于以上学习方法的学生而言，习得技艺并领悟匠人的感觉是不可能的。

技艺、感觉和木匠的思维方法，是木匠自身所特有的。

它们浸入人的身心，在身体里留下记忆，使身体亦具有思维的能力。

要让徒弟们理解这一点，我认为，必须保持师徒同吃、同住、同工的生活学习状态。

这种学习方法中无捷径可循，亦无后门可走。

所谓及格分数，在我们这个领域，向来必须是自身完全理解了技艺要领后，方能达到。

然而，师父的家并不是学校，没有可供学习的校舍。所谓学习场地便是施工现场，是客户委托建设的场地，使用的木材都价值不菲。

在那里不允许以学徒身份为由出现施工错误。

一切失败之责均须由师父承担。

师徒共同生活，共在一个空间里呼吸，才能达到相互理解的效果。

一方面，学徒们观察师父，琢磨师父在如何思考、下一步又如何行动，如此逐渐体悟师父的意图和技艺。

另一方面，师父在与弟子共同生活的时间里，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才能与思维方式。只有达到这种熟悉程度，在施工现场师父才能够掌握徒弟们的行动，随时对可能出现的工作失误有所预期。

如此一来，不用考试，师父也可了解弟子对技艺的掌握程度。我想，这就是在共同生活之中，师徒各自身心所形成的感觉吧。

在斑鸠工房内工作的学徒通常有三十人左右，他们的技艺水准各不相同。山中的树木从来没有相同的两株，人也是。

以不同的方式生长发育，人与人所特有的性格等天资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性不仅在入徒初期有所体现，在施工现场的实践学习中，在进步的程度上同样也能表现出来。对新入徒的弟子而言，可为其师的不仅仅是师父一人，其他二十九名学徒也是他求教的对象。即便有师父照顾不到的地方，新学徒也可从师兄和同期其他学徒的技艺中摸索出工作要领。

这也是共同生活、共赴现场工作的模式的一份获益。

自斑鸠工房成立以来的三十年中，我们就凭借这种工作模式完成了各项工程。

可以更明确地说，为师者虽然不能“培育”匠人，但只要提供合适的环境，学徒们自可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自然成才。

作为师父，我延续了西冈栋梁对我采用的教导方式，为学徒们准备了成长空间——斑鸠工房，以及用于实践的施工现场，在关键的时刻为学徒助推助力。

知识的记忆、技术的掌握、感觉的形成，是一条漫长的路，然而或许就在某刻，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后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仿佛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继而信心十足地继续前行。

我为徒弟们订下为期十年的基础实践学制，最终何时出徒取决于他们何时能够在施工现场全权负责。

为此，每当要培养新人成长立事之时，老徒弟就会让出领头者的位置。因为所有徒弟都知道，这是催人奋进、助人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

这就是一直以来斑鸠工房传授技艺的方式，或许亦可称之为匠人的培育之道。

古时的师徒体制，斑鸠工房未全盘采用，唯独吸取师徒共同生活工作这一优点，并在实际操作中将其不断修正完善。这个方法既非我的创新，亦非完美的最佳模式，所以没有为其冠以特别的名称。

但只要您参观过我们的实践作品，就会明白我们工房所采用的制度无疑是较为正确的选择。

一直以来，我看着弟子们一个个学成出徒，现在到了我将领头者的位置让出的时候了。

只有我真正放手，徒弟们才能够有全面施展才能的机会。

没有我坐镇，弟子们必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他们只有迎难而上、克服压力，才能完成匠人的成长过程。

借此机会，我应作家朋友盐野米松先生的邀请，以口述的形式总结我们斑鸠工房一直以来的行事、操作、思考方式，而盐野先生将我的叙述记录总结成书。这些都是我一个木匠的闲言碎语，于读者如可贡献一二，我将不胜荣幸。

目 录

第一章 / 初会西冈栋梁 /001

不能靠语言 /002

走向这条路 /004

恩师·西冈常一 /010

第二章 / 学徒时代 /015

我的学徒时代 /016

师徒制度 /020

成为代理栋梁 /025

第三章 / 斑鸠工房 /031

我的徒弟们 /032

第一个徒弟 /036

徒弟·第一期徒弟 /040

炊事轮流制 /045

第四章 / 成长与培育 /051

培养弟子 /052

二期弟子 /056

共同生活·大屋 /063

育人 /069

放下工具 /072

把徒弟托付给徒弟 /077

让位于人 /081

三期徒弟们 /086

建议·举一反三 /090

中途辞离的徒弟 /093

无论是谁，先收下看看 /097

第五章 / 笨拙 /103

失于聪明 /104

新鲜血液 /106

勤奋者无敌 /109

打磨刀具的理由 /111

不可拘泥于技 /114

学徒时光 /118

挨批评的短暂时光 /120

第六章 / 专注于造物 /123

思考 /124

简单为上 /126

为了造就自己心目中的建筑 /127

混凝土并不强大 /129

平直 /132

做匠人还是做师父 /137

若仅达到必要的最低限值，则为伪建筑 /139

设计师的工作 /142

制作造型模板 /143

线条的保持 /146

有则不思 /150

木匠的图面表达 /153

三角尺的直角不可信 /154

曲尺检验 /156

第七章 / 托付 /159

何为托付 /160

趁其未成熟时托付 /163

语言为虚 /166

做个头脑简单的人 /167

芯部工作法 /170

不怕不一样 /172

第八章 / 口传心授 /177

团队是有生命的 /178

新人由量市来选 /182

独立不群 /185

口授 /187

栋梁之忧 /194

追随技艺之传承——听录者之后记 /199

附录：斑鸠工房施工实绩 /202

第一章

初会西风栋梁

不能靠语言

我是一名宫殿木匠，一直忙于建筑施工，虽说所收的徒弟前前后后也有百余人了，但也实在没有“教”给徒弟们什么。

大部分时间里木匠都在与木头打交道。

“栋梁”的职责是带领不同工种的匠人，愉快而漂亮地完成活计，并令客户满意。

树与树互不相同，人与人也互不相同。

实际工程中不可能遇到同一客户委托建造同样的建筑的情况。迄今为止我所建造的百余座建筑里，没有一样的。

每次施工，我都面对着一个新的任务。

每次施工，我都在为寻找一个好的施工方案而冥思苦想，谨慎地做出决断。经验本是重要的，但若拘泥于经验则是万万不可的。

各项工程，做毕即了。

做新的工程时需要重新思考。

正因如此，我想我说不出什么对大家有所助益的话语。

而对徒弟们，我也没有直接说出任何有助于他们成长的话来。

我的师父西冈常一栋梁也没有通过语言向我传达过任何知识。

与师父二人谈话时，在一旁听闻的老妇人迷惑地问道：“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傻话呢？”

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这才是让人受教之处。

因此，教育的关键不在于教导的一方，而在于受教的一方能够从中汲取什么。

这个过程是无声的。

木匠等手艺人大多不善言语。

刨子使用时的手法力度，身体的驱动方式，刃部的磨制方法，待削木料的材质特性和柔软度，无论哪一项都需要匠人身体力行地感受、记忆并作出判断。

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想，从古至今的日本手艺人人都晓得，技艺的传授是不能依靠语言的。

正是如此，才要拜师学艺。

如果靠书本呀语言呀就能传道解惑，又何须在木工房里苦修十来年呢？

花十来年的时间来修炼，也并不能保证在所有工作中都能独当一面。

大概也就可以试着做一些工具，掌握使用方法罢了。

达到了这一步，他才可以开始磨炼自身的技艺。

对于手艺人而言，十年太短了。

要想让徒弟们记住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手艺经，如不亲身做出示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毕竟为师者用语言讲不出技艺的门道，也讲不出木材的特质，并且为徒者也无法通过语言来领会这些东西。

那些希望通过书本之类的东西来学习的不是真正的修行。不能说那就是假的，但只要接受了这种错误的认识，也是无法取得进步的。

尽早远离语言这个东西吧，只有这样才能让头脑与身体变得灵活敏锐。

所以，我想我说的话应该不会于诸公有何帮助，不过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只不过，木匠说的话听上去会有些奇怪。

若各位能谅解这点，那听我讲讲也无妨。

走向这条路

可能各位对我的成长经历并不感兴趣。不过，既然读了这本书，总也得搞清楚“这个家伙是谁”。那么我就先简单地谈谈自己吧。

我生于栃木县。

时值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俗称“生育高峰期”。

后来我进入普通高中，那里大多数学生都会继续升学。

论成绩我在班上五十五个人里只排到五十四名。不是我狂妄，我那时实在搞不懂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如今想来，学习这件事只要走入某个阶段、某个境界也应该很有趣吧，但我的确不是那块料。

排五十五名的那个人基本不来学校，所以其实我是班里的老末。

没想将来成为什么大人物，也没考虑升学深造。

高二时去修学旅行，我们游览了关西，参观了法隆寺。一行人都不是什么好学生，旅行中基本处于在巴士上打瞌睡或傻傻发呆的状态。

见到五重塔，听说此物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我不禁有了一种冲动，也想造出这样的作品。

当时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觉得在火箭登月、探索宇宙的时代里，能有这样精彩的作品存世实在是太伟大了。与进大学继续深造相比，创造一个能挺立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更了不起。想一想，将来当个社长什么的实在没意思，哪里有一千三百多年前运来这么大的木料，建起这么伟大的作品令人感动呢？

那时我高二。

但直到毕业将近，我还没有确定未来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我仍希望成为一个能建造法隆寺五重塔那样建筑的人，但是怎样才能走上这条路呢——身在栃木县乡下的我一片茫然。

我的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母亲是一名裁缝学校的老师。

向父亲说明想法之后，他说：“你这是想逆时代潮流行事啊。如果乘舟顺流而行，你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轻松地欣赏两岸变化的风景。如果逆流而行，两岸景色不变，你也没有余暇来欣赏。这样你也坚持吗？”

就这样，我抛开一切顾虑，先跑到奈良县政府如此这般地告知了我的心愿。文化遗产保护课的人告诉我，不妨去找法隆寺的西冈樾光先生问问看。我至今仍有个老毛病，总是记不住人名，尽管人名很重要。

我虽然记住了“西冈”这个姓氏，但是忘记了后面的名字。

我来到法隆寺，对所见之人说道：“我想见西冈先生。”“我们这里三位叫西冈的，您找哪位呢？”那人问。“我忘了。”我回答。

结果那人说：“我便是西冈。”

我这个记不住人名的毛病真是太妙了。

如果我真切地记住了姓名，我将会见到西冈常一栋梁的父亲樾光先生。这位老先生那时应该八十一二岁了，怎么可能再收徒弟呢？此外，另一位西冈先生是常一栋梁的弟弟樾二郎先生，后来我俩一起在法轮寺工作，他虽话语不多，却实实在